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吕同六 主编



YIDALI
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为时已晚

卡尔洛·卡索拉 著

刘儒庭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YI DA LI ER SHI SHI JI WEN XUE CONG SHU

为时已晚

卡尔洛·卡索拉 著

儒庭 译

吕同六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此书为国家八五规划图书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为时已晚

吕同六 主编
卡尔洛·卡索拉著 刘儒庭 译

责任编辑:林 敏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5

插 页:2

字 数:150,000

版 次: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189-8/I·1090

定 价: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一代人的寂寥心态和精神落差

吕同六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为时已晚》，是一部颇有意味的作品。

作者卡索拉用不寻常的清淡笔墨，不寻常的朴实语言，更以一种不寻常的平常心，叙述三个普普通通的青年人的寻常遭遇。作家带动读者也以一种不寻常的平常心去阅读，透过这几乎脱去任何艺术外包装的故事，去窥视那个特定的岁月里，寻常人的生存情状和心灵态势，去体味对历史与存在的冷峻思索。

卡尔洛·卡索拉(Carlo Cassola, 1917—1987)，在意大利文坛活跃了整整五十个年头。在这半个世纪里，潮起潮落的各种意大利文学潮流，从三十年代末的书法派，到五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都在卡索拉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而卡索拉则以他长期矻矻探求而锻冶出来的独特的审美个性和艺术风格，在当代意大利文学史册上，打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卡索拉的创作生涯始于1937年，当时他年方二十。短篇小说

集《探望》(1942)和《郊外》(1942),便是他辛勤笔耕的最初硕果。

在《探望》和《郊外》中,卡索拉把目光投向意大利北方托斯堪纳乡村。他曾在这片热土长期生活,后来又在这里投身反法西斯斗争。他始终对托斯堪纳乡村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把它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而作为艺术家,卡索拉对远离杂沓喧嚣的大都市,宁静、安逸的乡村,更怀有一种亲切感。

卡索拉没有选取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把镜头的取景框紧紧对准那儿普通的平民世界,对准作家感受到的个性生活中的事件,如爱情,痛苦,死亡,等等。《探望》和《郊外》中的主人公们,都是些凡夫俗子,他们过着单调的、近乎千篇一律的生活,他们没有过分的追求和奢望。平凡的生活充溢着孤寂,却又自有其魅力。普通人细微的感情,托斯堪纳的海滨和大地散发的浓郁乡土气息,由异常简朴的情境引导出的田园抒情情调,都同那个时代流行的“书法派”^①趣味有着亲近的关系。而这一切,又不啻是同那个时代以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为特征的社会进程,形成鲜明的对立,不啻是对威胁人和自然的生存的灾难性历史的抗争。

由此很自然地涉及卡索拉的审美主张。卡索拉主张,艺术家应当真实地展示现实生活。然而,在他看来,事物的真实面目是很难予以如实展示的,因为任何事物无不具有意识形态的、伦理的、心理的属性或者说“实用意识”,因而无不被这些属性或者说“实用意识”所扭曲,也就是说,任何事物无不被各种昏暗的面纱所遮掩,难识庐山真面目。

卡索拉认定,艺术惟有超越意识形态的、伦理的、心理的“实用意识”,揭开外表的面纱,从寻常的现实生活之中,从普通人生存的

① “书法派”是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期流行文学、电影流域的流派,追求纤巧的艺术形式。

最平淡无奇的事物之中,从原生态的自然之中,去挖掘其深层的奥秘,探寻其潜藏的价值。因此,事物的本质,真与美,全然在于存在,在于赤裸裸的存在本身。

《探望》、《郊外》和稍后问世的《女友们》(1947)、《伐木》(1959),都体现了这一审美主张。《伐木》叙写伐木工人在森林中经历的单调而孤寂的漫漫岁月和妻子逝世以后无可慰藉的悲痛。小说中对沉重艰辛的伐木劳动,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微行为,都有着真实可信的抒写,但这些统统归结于对生存作惨淡的、痛楚的观照和阐释,统统围绕着刻画主人公——伐木者悲凉、空虚,而又不甘于沉沦的心灵。

战后初期涌动的新现实主义艺术氛围,投身反法西斯斗争的经历,给卡索拉的文学创作注进了新鲜的因素。他开始触及重大的社会政治题材,如战争、抵抗运动。这一时期问世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法乌斯塔和安娜》(1952),《战后的婚礼》(1957),短篇小说集《老战友》(1953),中篇《瓦拉迪埃街的公寓》(1956)、《士兵》(1957)。

法乌斯塔(《法乌斯塔和安娜》)参加抵抗运动的动因,似乎是因为他被安娜抛弃,他需要填补内心的空虚。但透过这层表象,人们不难发现,作为一名赞成非暴力的游击队员,法乌斯塔在抵抗运动中的经历,其实就是文化人的良知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所经受的检验;历史犹如一帖试剂,检验出卡索拉的主人公的思想意识的局限性及其道德危机。

《战后的婚礼》写三名游击队员战后的坎坷遭际,从反法西斯战场上胜利归来的战士们,却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栖身的一席之地。他们美好而朦胧的希望在同法西斯垮台后的混浊现实的冲突之中,不幸地沦为失败者。

在《布贝的未婚妻》^①（1960，获当年斯特雷加文学奖）中，游击队员布贝和未婚妻玛拉的情感史，布贝从反法西斯战士成为囚徒的命运，这两条情节线索紧密交织。布贝出于义愤，杀死了代表传统势力的警长和他的儿子，不得不在狱中度过十四年铁窗生活，以抵偿他不应当承担责任的过失。他的遭遇深刻揭示了战后现实的不稳定性和空虚性，布贝是意大利政治形势的牺牲品。玛拉出于坚贞的爱情，决定等待布贝出狱。她在爱情和痛苦的折磨中成熟起来。作家予以清晰、有力之笔刻画的这位纯情少女的形象，更衬托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卡索拉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价值，似乎并不在于作品向社会政治题材的倾斜。这些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感召下问世的小说，回避新现实主义文学特有的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性，而更多地具有伦理、心理的特色。作者排斥了浮夸肤浅的说教，既善于尖锐地从抵抗运动的内部运动和矛盾来观察，又擅长敏锐地捕捉抵抗运动的光辉闪耀之后显现出来的灰暗、凄凉的生活底色，把阴暗的社会情状和人物心灵的震颤，予以艺术的观照和概括，从而使卡索拉成为意大利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从六十年代起，卡索拉完全回归早期作品中对内心生活的关注，并把这种关注深化为对生存的进一步探究。

在卡索拉看来，人们的心灵深层珍藏着无比丰富的情感，人的天性是温和、善良、忧伤的，需要互相信任，人的情感既率真、强烈，又封闭、粗暴。因此，卡索拉写抵抗运动，不是去追忆令人陶醉的抵抗运动的辉煌，而是去关注和挖掘在极端阴暗的法西斯专政下，人的天性遭遇的冲击、内心情感感受的冲突，以及这种冲击和冲突在反法西斯力量同法西斯势力的对抗中的表现。而卡索拉写和平

^① 《布贝的未婚妻》，阿嬷译，198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时期的生活,则着力展示人的内心世界丰富、强烈的情感同外在世界肤浅、庸俗的世态之间,同这种世态所形成的观念、习俗、生活方式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的冲突。

1961年问世的《干枯的心灵》,意味着卡索拉已完全放弃政治题材,全心执著于对封闭的、孤僻的现实生存的剖析。小说描写战前两位平民少女的内心生活,她们企盼爱神带来幸福和好运。同早期相同题材的短篇小说相比,《干枯的心灵》和稍后的《猎人》(1964),都是在容量扩大的形式中展开,也可以说它们是作家此前发表的短篇小说的扩充和重组。

《为时已晚》是卡索拉晚期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71年,出版于1975年。

十六岁的安娜和十四岁的弟弟乔尔乔,在法西斯统治的年代,从外省的帕多瓦迁入罗马。这是一个似乎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家。但家庭里缺乏理解,濒临破裂,父亲早已同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极少回家。母亲则是个整日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唠叨不休的小市民。

乔尔乔起初是一位性格坚强,果敢大胆,注重仪表,兴趣广泛的少年,他爱好足球、航空模型、摩托车,因此很自然地受到姑娘们的青睐。安娜则性格软弱,缺乏志向,游手好闲,以致中断了正常的学业,去学速记混日子。她草率地嫁给了一个工人,离异后又匆匆跟一个平庸透顶的中年律师结婚。

严酷的现实生活和个人的情感生活,改变了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乔尔乔凑合着组织了一个他并不满意的家庭。随后,他应征入伍,被派往阿尔巴尼亚作战。为了回国,并获取抚恤金,他不惜自己开枪打伤自己。然而,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善他的境遇。艰难的人生把他性格的棱角磨掉了,他的男子汉的光彩黯然消失了。

乔尔乔最终成为一个意志消沉的、丧失一切进取心的平庸男子。

安娜的丈夫在战争爆发后上了前线，后来当了盟军的俘虏。安娜对现实生活不再满足了，她不甘寂寞，不愿再心安理得，逆来顺受，听凭命运的摆布。她爱上了弟弟的好友，比她年轻的费鲁乔。她毫不顾忌世俗的偏见，也不惜跟弟弟闹翻，执着地、热烈地爱费鲁乔，她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幸福。

《为时已晚》中的主人公们，在艰难困苦的法西斯统治年代和战后初期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历经磨难，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的空虚，婚姻上的不幸，像在风暴中久久颠簸飘流的帆船，驶进了风平浪静的港湾，似乎寻觅到了归宿。然而，无论是安娜，乔尔乔，还是费鲁乔，他们最终都明白了，“坏命运”总是让他们同生活不合拍；他们想改变命运，把握生活，但总是比机遇慢了半拍，只能徒然叹喟“为时已晚”。

在这里，卡索拉仍然以战争和法西斯统治为小说的大背景，但他无意去寻觅和表现任何重大的、轰轰烈烈的事件。小说中描写的每一件事，都是异常平淡的，甚至可以说乏味的，重大的戏剧性的冲突，统统淡化了，排斥了。

小说中的三个人物，安娜、乔尔乔和费鲁乔，也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物。他们没有宏伟的抱负，远大的理想，只有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行为，细声悄语，埋怨争执。任何豪言壮语和英雄业绩，统统淡化了，排斥了。

作家关注的中心，努力寻觅并予以表现的，正是这些寻常人的生存的平常的、卑微的方面。卡索拉着意揭示，生活的意义恰恰在于纯粹的、卑微的存在，也在于过去曾经有过的纯粹的、卑微的存在。他平静地、不动声色地展示单调、灰暗、赤裸裸的生活流。卡索拉离不开时代的围域。整个时代显得错综纷纭，沉重滞涩，他的主人公们也在民族历史性的重负下憧憬、追求。他们曾经怀有热

情与幻想，现实中却经受着失望与遗憾。他们的情感渐次沉淀于意识的空虚和精神的疲惫。这里不仅有不愠不怒的批判，而且也缕缕飘散着一代人失落的惆怅情绪和寂寥心曲。在这种令人沮丧的精神落差和寂寥心态中，又依稀感受得到主人公们心灵深处躁动着的尚未泯灭的渴求和信念。正是在这里，卡索拉准确而能动地把握住了时代的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特征。

这部小说的语言异常素朴、平实，脱尽虚浮、矫饰的习气，简约、沉静的叙述语言，多于对人物的客观描写和概括，把托斯堪纳乡土文学特有的纯朴的写实特色，推到了极致。小说的结构也很严谨。全书由九章组成，在前四章中，乔尔乔和安娜组成一组对子，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对照和比较中得到刻画。后五章的主角则是安娜和费鲁乔组成一组对子，他们的性格的发展，乔尔乔性格的蜕变，在这新的对照和比较中最终完成。

《为时已晚》中还隐含着卡索拉的某些自传成分。乔尔乔少年时代对城市郊区的眷恋，对乔依斯小说《都柏林人》的兴趣，这些情节都采撷自卡索拉的经历。费鲁乔担任报纸的实习记者，经常向他的朋友《欧洲人》特派记者马里奥求教，共同探讨哲学、文学问题，这使人想起卡索拉在大学攻读时同契友康科尼的情谊，他们关于哲学、文学问题的探讨，当年卡索拉正是向康科尼透露了希望成为一名作家的心愿。

这些语言、结构上的特色，以及自传因素的渗入，都是作家为着追求生活化，使小说忠实地、逼真地贴近生活，让读者从中感受到真实的时代的音响和脉搏。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本书，我们回过头来把作家的生平略作介绍。

卡尔洛·卡索拉，1917年出于罗马。父亲是新闻记者。他在

北方托斯堪纳度过青少年时代，那儿风景秀美的乡村、丘陵与大海，使他终生难以忘怀。后来，他前往罗马，进入大学法律系攻读。毕业后，当过记者，也曾服过兵役。1940年，他重返托斯堪纳，投笔从戎，成为加里波迪旅的一名游击队员，投身反法西斯武装斗争。

战后，卡索拉一度加入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但后来退出政坛，专心致志于文学创作，同时在托斯堪纳大区的格罗塞托市教授文学和哲学。这是他文学创作的盛期，几乎以一年一部小说的高频率推出一批作品，如《地方铁路》(1968)、《恐惧和忧愁》(1970)、《幸存者》、《马里奥山》(1978)、《造反者》(1980)，此外，他还著有文艺论集《诗与小说》(1973)和自传体的《日记若干》(1974)。

七十年代后期，卡索拉积极参加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和平运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运动，成为它们中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1987年，卡索拉病逝于托斯堪纳大区的卢加市。

目 次

一代人的寂寥心态和精神落差 吕同六

第一章	罗马的第一年	1
第二章	变化	18
第三章	在市中心	49
第四章	新的变化	57
第五章	在郊外	85
第六章	新婚旅行	90
第七章	两个朋友	102
第八章	两个情人	120
第九章	三十岁	183

第一章 罗马的第一年

乔尔乔放学回来，女佣人刚给他打开大门，他就嚷着要吃点心。他把帽子一扔，蹦蹦跳跳来到客厅。一进大厅，乔尔乔停下了脚步，发现除去妈妈和姐姐之外，舅舅马里奥也在那里。

“乔尔乔，快过来！你又长高了！”

乔尔乔一言不发。

“告诉我，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帕多瓦？”^①

“没有那回事。”乔尔乔回答。

“我可真是那样。”姐姐安娜说，“罗马真令人感到厌烦。”

“这使我伤心。”妈妈也这样说，“真的，我也不愿意离开帕多瓦，我们对帕多瓦的一切都已经习惯……”

妈妈的兄弟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妈妈笑起来。她停了一下，好像忘记刚才在讲些什么。“噢，马里奥，差点忘了，安娜不上学了，所以她整天不知道干什么好。我早就说过，她很任性。另外，学校也不怎么好。”

“这有什么？”安娜马上说，“在帕多瓦我也已经有一年多没上学了。”

“乔尔乔上三年级了吧？”舅舅问。

“上三年级了。”妈妈回答，同时以爱抚的眼光望着自己的儿

^① 意大利北方城市，文化名城。

子。“一开始我们很担心，刚到一所新学校，怕他受不了……可是，他马上就习惯了。他现在是班里的前几名……就是意大利文这门课不大好。说真的，他的意大利文从来没有得过好分数。”

“真倒霉，我的意大利老师不怎么样。”乔尔乔说，“每次作文她总是说不好。她想让我写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题目。就是这么回事。”他大声叫着，想阻止妈妈再讲下去。“所有的女人都很难叫她们满意的。”

“要想学好意大利文，就得多读书。”安娜也插进来，“可你呢，除了《无畏》这种小册子，你几乎什么书都不读。”

“那么你呢？”乔尔乔反唇相讥，“你只读那些乱七八糟的爱情故事。小心，看我让谁来教训教训你。”

“住口！狗屁不懂的东西。”

“你住口！你连学都不上，真是个蠢驴。”

“小心我揍你。”

“都给我住口。”妈妈出面制止，“当着舅舅的面，你们别太放肆了”。

“是他挑起的。”

“不是那么回事，另外，你比他大，你应该更懂事一些。”

“你总是替他说话。”安娜说。

“我谁都不偏向。我说你们应该和睦相处，不能隔不了五分钟就吵一架。”

“他们会和睦相处的。”舅舅调和说，“孩子们都是这样，不用太介意。”他笑嘻嘻地望着两个孩子，最后不由自主地说：“这两个孩子差别太大……简直不像姐弟。”

乔尔乔一头金发，眼睛明亮，鼻孔朝上，他的嘴像储钱盒的小口。安娜的头发几乎是栗色的，眼睛是深色的，鼻子很小，嘴唇厚实。她的脸上没有一点点雀斑的痕迹，而弟弟脸上的雀斑只有随

着年龄的增长才能渐渐消失。

“乔尔乔像他爸爸，而安娜像咱们家的人。”妈妈解释说。

“好了，”过了一会儿，舅舅说，“姐姐，见到你很高兴，现在我得走了。”

“我想，你至少该吃完晚饭再走。”

“不行，我还得到市中心见个朋友，然后乘十点钟的火车回帕多瓦。”

“怎么能晚上上路？你可以留在我们这儿，我尽量给你安排好……”

舅舅摇摇头：“明天一早我就得回到帕多瓦。安娜，怎么样，跟我走好吗？”

“太好了。”

舅舅刚走，乔尔乔叫着要吃点心。

“吃什么点心，马上就要吃晚饭了。”妈妈说。

乔尔乔仍吵个不停，妈妈只得让步：“好了，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吃。”妈妈抚摸着他的头：“去吧，让女佣给你准备一块面包和黄油。但是，只能吃一小块，记住，一小块。”

“不，一大块，老大老大的一块。”乔尔乔嚷道，奔向厨房。

一个晚上就这样在吵闹中结束了。舅舅的来访使安娜心里很不是滋味。弟弟啃那块面包时，安娜又唠叨起来，什么罗马讨厌透了，她要回帕多瓦，如此等等。

“我要走，”她说，“马上就走，明天一早乘第一班火车走。”

“你真是什么都不懂。”乔尔乔对她说，“你一个人怎么走？”

“简单极了，我去火车站，登上火车，不就走了？”

“谁给你钱买票？”

“用我攒的钱。”

“要花好多钱，”乔尔乔说，“你只会把钱花在乱七八糟的事情

上。”

“那我就到妈妈的钱包里去偷。明天一早我登上第一班火车，晚上就到帕多瓦了。”

“到了帕多瓦你住哪里？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我去找贝塔舅妈。”

“算了吧，贝塔舅妈会欢迎你吗？”

“那就去找玛吉太太。”

“你哪儿也不要，就留在这儿吧。”

“这里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回帕多瓦。”乔尔乔突然说，“因为你爱上一个人。”

“住口，傻瓜。”安娜赶忙制止，她怕妈妈听到。

“真的，真的，”乔尔乔嚷道，“他叫尼诺，对，他叫尼诺。”

乔尔乔跑到妈妈那里，故意重复一遍，妈妈当然不相信他，可安娜却大嚷大叫。她跑进房间，闭门不出，一直到爸爸快回来时才出来，因为爸爸不喜欢这种场面。

在罗马，安娜没有熟人，只好常常跟弟弟在一起。可是，他们又玩不到一块儿，有时她甚至会打弟弟几个耳光，他当然不能忍受。有一回，他死命揪住安娜的头发不放，一直到她哭起来才住手。

他们时不时为学校的功课发生争吵，乔尔乔说他的数学、历史、地理和法语比她强，以此来羞辱她。安娜没有学过拉丁文，不然他也会以这门课来羞辱她。安娜十分生气，大吵大叫，边闹边哭。泪水还没有擦干，她就跑到镜子前，重新梳好头，涂好口红。

起初，他们出去看电影，或者去吃点什么，有时只是随便走走。科拉迪里恩佐大街上，商店一家挨着一家，安娜并不想去那里，逛

商店还不是她的消遣。她也买一些画报主要是为了阅读故事，而不是为了看它登的时装广告。她的衣服是妈妈给挑的。乔尔乔却是自己选购衣服。他们在科拉迪里恩佐大街闲逛时，倒是乔尔乔常常在橱窗前停下来欣赏。

有时，他们会一直走到法尔内西纳别墅，那一带总是有值得一看的东西，比如，体操表演，或者体育训练。他们很快又发现了一个好去处，在民房尽头和天文台山下，有一片开阔地，那是球迷们集会的地点，是他们的天下，这常常威胁到那些推着儿童车前来晒太阳的保姆们的安全。

头一次到那里，乔尔乔就找到了伙伴。他双手插在短裤口袋里，站在姐姐身边看那些孩子做游戏，其中一个孩子比他大，已经到了穿长裤的岁数，走过来问乔尔乔是不是会玩这种游戏，乔尔乔回答说会，便加入了另一队。两队实力悬殊，因为那个孩子比别人大得多。乔尔乔不太会玩，但他十分顽强。那个大孩子不费力气就胜过了乔尔乔，但乔尔乔一刻也不放松拼搏。最后一次，他的顽强终于成功，就在对方眼看即将得分时，乔尔乔一下将他制服，乔尔乔使本队挽回了败局。那个大孩子不服气，扬言要揍乔尔乔。

“去你的。”乔尔乔说。然后又转向其他小孩：“他不讲理。”

天黑下来。安娜收拾好东西，叫乔尔乔回家。乔尔乔求姐姐再等一会儿。安娜好不容易才说服乔尔乔穿上童大衣回家。在外边，安娜喜欢担当起大姐的职责，小心看护乔尔乔，不要遇到什么危险，不要着凉，不要弄脏手、脸和衣服。

“等等我，来，扶住我。”她的一只手扶住他的肩头，小心地迈脚步，因为她的鞋后跟比较高，路也不太平。

乔尔乔几次回过头，威胁那伙人。最后，他干脆挣脱安娜，捡起一块石头，用力向那伙人扔去。那伙人中有一个小孩躲避时仰面摔倒，安娜以为他被击中，赶紧向他跑去。这时，那个孩子突然